



中国经典名著

水浒传

(三)

〔明〕施耐庵 著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第四十一回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1
第四十二回	假李逵剪径劫单身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	12
第四十三回	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	27
第四十四回	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 ..	40
第四十五回	病关索大翠屏山 拚命三火烧祝家店	54
第四十六回	扑天雕两修生死书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65
第四十七回	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宋公明二打祝家庄	78
第四十八回	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 ..	86
第四十九回	吴学究双掌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98
第五十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	108
第五十一回	李逵打死殷天赐 柴进失陷高唐州 ..	120
第五十二回	戴宗二取公孙胜 李逵独劈罗真人 ..	141
第五十三回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下井救柴进	154
第五十四回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	164
第五十五回	吴用使时迁偷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 ..	174
第五十六回	徐宁教使钩镰枪 宋江大破连环马 ..	184

第五十七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 .	195
第五十八回	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 .	206
第五十九回	公孙胜芒砀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216
第六十回	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 .	227

第四十一回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话说当下宋江在筵上对众好汉道：“小可宋江自蒙救护上山，到此连日饮宴，甚是快乐。不知老父在家正是何如。即日江州申奏京师，必然行移济州，着落郓城县追捉家属，比捕正犯，恐老父存亡不保！宋江想今，欲往家中搬取老父上山，以绝挂念，不知众弟兄还肯容否？”晁盖道：“贤弟，这件是人伦中大事。不成我和你受用快乐，倒教家中老父苦？如何不依贤弟！只是众兄弟们连日辛苦，寨中人马未定，再停两日，点起山寨人马，一迳去取了来。”宋江道：“仁兄，再过几日不妨，只恐江州行文到济州，追捉家属，以此事不宜迟。今也不须点多人去，只宋江潜地自去，和兄弟宋清搬取老父连夜上山来，那时乡中神不知，鬼不觉；若还多带了人半去，必然惊吓乡里，反招不便。”晁盖道：“贤弟路中倘有疏失，无人可救。”宋江道：“若为父亲，死而无怨。”当日苦留不住。宋江坚执要行，便取个毡笠戴了，提条短棒，腰带利刀，便下山去。众头领送过金沙滩自回。且说宋江过了渡，到朱贵酒店里上岸，出大路投郓城县来；路上少不得饥餐渴饮，夜住晓行。一日，奔宋家村晚了，到不得，且投客店歇了。次日趲行，到宋家村时却早，且在林子里伏了，等待到晚，却投庄上来敲后门。庄里听得，只见宋清出来开门；见了哥哥，那一惊，慌忙道：“哥哥，你回家来怎地？”宋江道：“我特来家取父亲和你。”宋清道：“哥哥！你在江州



做了的事如今这里都知道了。本县差下这两个头每日来勾取，管定了我们，不得转动。只等江州文书到来，便要捉我们父子二人下在牢里监禁，听候拿你，日里夜间，一二百士兵巡绰。你不宜迟，快去梁山泊请下众头领来救父亲并兄！”宋江听了，惊得一身冷汗，不敢进门，转身便走，奔梁山泊路上来。是夜，月色朦胧，路不分明。宋江只顾拣僻静小路去处走。约莫也走了一个更次，只听得背后有人发起来。宋江回头听时，只隔一二里路，看见一簇火把亮，只得得叫道：“宋江休走！”宋江一头走，一面肚里寻思：“不听晁盖之言，果有今日之祸！皇天可怜，垂救宋江则个！”远远望见一个去处，只顾走。少间，风扫薄云，现出那个明月，宋江方认得仔细，叫声苦，不知高低。看了那个去处，有名唤做还道村。原来团团都是高山峻岭，山下一遭涧水，中间单单只一条路。人来这村左来右去走，只是这条路，更没第二条路。宋江认得这个村口，却待回身，却被背后赶来的人已把住了路口，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宋江只得奔入村里来，寻路躲避；抹过一座林子，早看见一所古庙；双手只得推开庙门，乘着月光，入进庙里来。寻个躲避处；前殿后殿相了一回，安不得身，心里发慌。只听得外面有人道：“都管只走在这庙里！”宋江听时是赵能声音，急没躲处；见这殿上一所神厨，宋江揭起帐幔，望里面探身便钻入神厨里，安了短棒，做一堆儿伏在厨内，身体不把不住地抖。只听得外面拿着火把照将入来。宋江在神厨里一头抖，一头偷眼看时，赵能，赵得引着四五十人，拿把火把，各到处照。看看照上殿来。宋江抖道：“我今番走了死路，望神明庇佑则个！神明庇佑！神明庇佑！”



一个个都走过了，没人看着神厨里。宋江抖定道：“可怜天！”只见赵得将火把来神厨里一照，宋江抖得几乎死去。赵得一只手将朴刀捍挑起神帐，上下把火只一照，火冲将起来，冲下一片黑尘来，正落在赵眼里，了眼；便将火把丢在地下，一脚踏灭了走出殿门外来，对士兵们道：“这不在庙里。——别又无路，走向那里去了？”众士兵道：“多应这厮走入村中下林里去了。这里不怕他走脱：这个村唤做还道村，只有这条路出入；里面虽有高山林木，无路上得去。都头只把住村口，他便会插飞上天去也走不脱了！待天明，村里去细细捕捉！”赵能，赵得道：“也是。”引了士兵出殿去了。宋江抖定道：“不是神明庇佑；若还得了性命，必当重修庙宇。再塑”只听得有几个士兵在庙门前叫道：“都头，在这里了！”赵能，赵得，和众人又抢入来。宋江地又把不住抖。赵能到庙前问道：“在那里？”士兵道：“都头，你来看，庙门上两个尘手迹！一定是推开庙门，闪在里面去了！”赵能道：“说的是；再仔细搜一搜看！”这夥人再入庙里来搜时。宋江这一番抖真是几乎休了。那夥人去殿前殿后搜遍，只不曾翻过砖来。众人又搜了一回，火把看看照上殿来，赵能道：“多是只在神里。却兄弟看不仔细，我自照一照看。”一个士兵拿着火把，赵能便揭起帐幔，五七个人伸头来看。不看万事俱休，看一看，只见神里卷起一阵恶风，将那火把都吹灭了，黑腾腾罩了庙宇，对面不见。赵能道：“又作怪。平地里卷起这阵恶风来！想是神明在里面，定嗔怪我们只管来照。因此起这阵恶风显应。我们且去罢。只守住村口，待天明再来寻。”赵得道：“只是神里不曾看得仔细，再把去搠一搠。”赵能



道：“也是。”两个待向前，只听得殿前又卷起一阵怪风，吹得飞砂走石，滚将下来；摇得那殿宇岌岌地动；罩下一阵黑云，布合了上下，冷气侵入，毛发竖起。赵能情知不好，叫了赵得道：“兄弟！快走！神明不乐！”众人一哄都奔下殿来，望庙门外跑走。有几个跌翻了的，也有闪了二腿的，爬得起来，奔命走出庙门，只听得庙里有人叫：“饶恕我们！”赵能再入来看时，两三个士兵跌倒在龙墀里，被样根钓住了衣服，死了挣不脱，手里丢了朴刀，扯着衣裳叫饶。宋江在神里听了，忍不住笑。赵能把士兵衣服解脱了，领出庙门去。有几个在前面的士兵说道：“我说这神道最灵，你们只管在里面缠障，引得小鬼发作起来！我们只在守住了村口等他。须不他飞了去！”赵能，赵得道：“说得是；只消村口四下里守定。众人都望村口去了。只说宋江在神里，口称惭愧，道：“虽不被这们拿了，怎能彀出村口去？”正在内寻思，百般无计，只听得后面廊下有人出来。宋江又抖道：“又是苦也！早是不钻出去！”只见两个青衣童子，迳到厨边，举口道：“小童奉娘娘法旨，请星主说话。”宋江那里敢做声答应。外面童子又道：“娘娘有请，星主可行。”宋江也不敢答应。外面童子又道：“宋星主，休得迟疑，娘娘久等。”宋江听得莺声燕语，不是男子之音，便从神椅底下钻将出来看时，是两个青衣女童侍立在边，宋江了一惊，却是两个泥神。只听得外面又说道：“宋江主，娘娘有请。”宋江分开帐幔，钻将出来，只见是两个青衣螺髻三女童，齐齐躬身，各打个稽首。宋江问道：“二位仙童自何而来？”青衣道：“奉娘娘法旨，有请星主赴宫。”宋江道：“仙道差矣。我自姓宋，名江，不是



甚么星主。”青衣道：“如何差了！请星主便行，娘娘久等。”宋江道：“甚么娘娘？亦不曾拜识，如何敢去！”青衣道：“星主到彼便知，不必询问。”宋江道：“娘娘在何处？”青衣道：“只在后面中。”青衣前引便行。宋江随后跟下殿来。转过后殿侧首一座子墙角门，青衣道：“宋星主，从此间进来。”宋江跟入角门来看时，星月满天，香风拂拂，四下里都是茂林修竹。宋江寻思道：“原来这庙后又有这个去处。早知如此，不来这里躲避，不受那许多惊恐！”宋江行时，觉得香坞两行，夹种着大松树，都是合抱不交的；中间平坦一条龟背大街。宋江看了，暗暗寻思道：“我到不想古庙后有这般好路径！”跟着青衣行不过一里来路，听得潺潺的涧水响；看前面时，一座青石桥，两边都是朱栏；岸上栽种奇花异草，苍松茂竹，翠柳夭桃；桥下翻银滚雪般的水。流从石洞里去。过得桥基，看时，两行奇树，中间一座大朱红棂星门。宋江入得棂星门看时，抬头见一所宫殿。宋江寻思道：“我生居郓城县，不曾听得说有这个去处！”心中惊恐；不敢动。青衣催促，请星主行。一引引入门内，有个龙墀，两廊下尽是朱红亭柱，都挂着绣；正中一所大殿，殿上灯烛荧煌。青衣从龙墀内一步步引到月台上，听得殿上阶前又有几个青衣道：“娘娘有请，星主进入。”宋江到大殿上，不觉肌肤战栗，毛发倒竖。下面都是龙凤砖阶。青衣入廉内奏道：“请至宋星主在阶前。”宋江到廉前御阶之下，躬身再拜，俯伏在地，口称：“臣乃下浊庶民，不识圣上，伏望天慈俯赐怜悯！”御内传旨，教请宋星主坐。宋江那里敢抬头。教四个青衣扶上锦墩坐。宋江只得勉强坐下，殿上喝声“卷，”数个青衣早把珠卷



起，搭在金钩上。娘娘问道：“星主别来无恙？”宋江起身再拜道：“臣乃庶民，不敢面觑圣容。”娘娘道：“星主，既然如此，不必多礼。”宋江恰取抬头舒眼，看殿上金碧交辉，点着龙凤烛；两边都是青衣女童，持笏捧圭，执旌擎扇侍从；正中七宝九龙上坐着那个娘娘，身穿金缕绛绡之衣，手秉白玉圭璋之器，天然妙目，正大仙容，口中说道：“请星主到此。”命童子献酒。两下青衣女童执着莲花宝瓶，捧酒过来，斟天杯内。一个为首的女童执杯递酒，来劝宋江。宋江起身，不敢推辞，接过杯，朝娘娘跪饮了一杯。宋江觉得这酒馨香馥郁，如醍醐灌顶，甘露心。又是一个青衣捧过一盘仙枣来劝宋江。宋江战战兢兢，怕失了体面，伸着指头取了一枚，就而食之，怀核在手。青衣又斟过一杯酒来劝宋江，宋江又一饮而尽。娘娘法旨，教再劝一杯。青衣再斟一杯酒过来劝宋江，宋江又饮了。仙女托过仙枣，又食了两枚。共饮过三杯仙酒，三枚仙枣，宋江便觉有些微醺；又怕酒后，醉失体面。再拜道：“臣不胜酒量，望乞娘娘免赐。”殿上法旨道：“既是星主不能饮酒，可止。”教：“取那三卷‘天书’赐与星主。”青衣去屏风背后，青盘中托出黄罗袱子，包着三卷天书，递与宋江。宋江看时，可长五寸，三寸；不敢开看，再拜受，藏于袖中。娘娘法旨道：“宋星主，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星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勿忘勿泄。”宋江再拜谨受。娘娘法旨道：“玉帝因为星主魔心未断，道行未完，暂罚下方，不久重登紫府，切不可分毫懈怠。若是他日罪下都，吾亦不能救汝。此三卷之书可以善观熟视。只可与天机星同观，其他皆不可见。功成之



后，便可焚之，勿留于世。所嘱之言，汝当记取。目今天凡相隔，难以久留，汝当速回。”便令童子急送星主回去。

“他日琼楼金阙，再当重会。”宋江便谢了娘娘，跟随青衣女童，下得殿庭来。出得棂星门，送至石桥边，青衣道：“恰星主受惊，不是娘娘，护佑，已被擒拿。天明时，自然脱离了此难。星主，看石桥下水里二龙相戏！”宋江栏看时，果见二龙戏水。二青衣望下一推。宋江大叫一声，撞在神厨内，觉来乃是南柯一梦。宋江爬将起来看时，月影正午，料是三更时分。宋江把袖子里摸时，手内枣核三个，袖里帕子包着天书；将出来看时，果是三卷天书；又只觉口里酒香。宋江想道：“这一梦真乃奇异，似梦非梦：若把做梦来，如何有这天书在袖子里，口中又酒香，枣核在手里，说与我的言语都记得，不曾忘了一句？不把做梦来，我自分明在神厨里，一交颠将入来，有甚难见处？想是此间神圣最灵，显化如何？只是不知是何神明？”揭起帐幔看时，九龙椅上坐着一位妙面娘娘，正和方一般。宋江寻思道：“这娘娘呼我做星主，想我前生非等闲人也。这三卷天书必然有用。青衣女童道：‘天明时，自然脱离此村之厄。’如今天色渐明，我出去。”便探手去厨里摸了短棒，把衣服拂拭了，一步步走下殿来。从左廊下转出庙前，仰面看时，旧牌额上刻着四个金字，道：“玄女之庙。”宋江以手加额称谢道：“惭愧！原来是九天玄女娘娘传受与我三卷天书。又救了我的性命！如若能彀再见天日之面，必当来此重修庙宇，再建殿庭。伏望圣慈俯垂护佑！”称谢已毕，只得望着村口悄悄出来；离庙未远，只听得前面远远地喊声连天。宋江寻思道：“又不济了！”住了脚。“且



未可去；若到他面前，定吃他拿了，不如且在这里路傍树背后躲一躲。”却闪得入树背后去，只见数个士兵急急走得喘做一堆，把刀拄着，一步步走将入来，口里声声都只叫道：“神圣救命则个！”宋江在树背后看了，寻思道：“又作怪！他们把着村口，等我出来拿我，又怎地抢入来？”再看时，赵能也抢入来，口里叫道：“神圣！-神圣救命！”宋江道：“那如何恁地慌？”见背后一条大汉追将入来。那个大汉，上半截不着不丝，露出鬼怪般肉，手里拿着两把夹钢板斧，口里喝道：“舍鸟休走！”远观不，近看分明；正是黑旋风李逵。宋江想道：“莫非是梦里么？”不敢走出去。那赵能正走到庙前，被松树根只一绊，一交跌在地下。李逵赶上，就势一脚踏住脊背，手起大斧，待要砍，背后又是两筹好汉赶上来，把毡笠儿掀在脊梁上，各挺一条朴刀，上首的是欧鹏，下首的是陶宗旺。李逵见他两个赶来，恐怕争功坏了义气，就手把赵能一斧砍做两半，连胸脯都砍开了，跳将起来，把士兵赶杀，四散走了。宋江兀自不敢便走出来。背后只见又赶上三筹好汉，也杀将来；前面赤发鬼刘唐，第二石将军石勇，第三催命判官李立。这六筹好汉说道：“这们都杀散了，只寻不见哥哥，怎生是好？”石勇叫道：“兀那松树背后一个人立在那里！”宋江方敢挺身山来说道：“感谢众兄弟们又来救我性命！将何以报大恩！”六筹好汉见了宋江，大喜道：“哥哥有了！快去报与晁头领得知！”石勇，李立分头去了。宋江问刘唐道：“你们如何得知来这里救我？”刘唐答道：“哥哥前下得山来，晁头领与吴军师放心不下，便叫戴院长随即下来探听哥哥下落。晁头领又自己放心不下，再着我等众人



前来接应，只恐哥哥有些疏失。半路里撞见戴宗道两个贼驴追赶捕捉哥哥，晁头领大怒，分付戴宗去山寨，只教留下吴军师，公孙胜，阮家三兄弟，兄方，郭盛，朱贵，白胜，看守寨栅，其余兄弟都教来此间寻觅哥哥。听得人说道：‘赶宋江入还道村口了！’村口守把的这们尽数杀了，不留一个，只有这几个奔进村里来。随即李大哥追来，我等都赶入来。不想哥哥在这里！”说犹未了，石勇引将晁盖，花荣，秦明，黄信，薛永，蒋敬，马麟到来；李立引将李俊，穆弘，张横，张顺，穆春，侯健，萧让，金大坚。一行众多好汉都相见了。宋江作谢众位头领。晁盖道：“我叫贤弟不须亲自下山，不听愚兄之言，险些儿又做出事来。”宋江道：“小可兄弟只为父亲这一事悬肠挂肚，坐卧不安，不由宋江不来取。”晁盖道：“好教贤弟欢喜：令尊并令弟家眷，我先叫戴宗引杜迁，宋万，王矮虎，郑天筹，童威，童猛送去，已到山寨中了。”宋江听得大喜，拜谢晁盖，道：“得仁兄如此施恩，宋江死亦无怨！”一时，众头领各各上马，离了还道村口，宋江在马上，以手加额望空顶礼，称谢神明庇佑之力，容日专当拜还心愿。一行人马迳回梁山泊来。吴学究领了守山头领，直到金沙滩，都来迎接。同到得大寨聚义厅上，众好汉都相见了。宋江急问道：“老父何在？”晁盖便叫请宋太公出来。不多时，铁扇子宋清策着一乘山轿，抬着宋太公到来。众人扶策下轿，上厅来。宋江见了，喜天降，笑逐颜开，再拜道：“老父惊恐。宋江做了不孝之孝，负累了父亲惊受怕！”宋太公道：“叵耐赵能那兄弟两个每日拨人来守定了我们，只待江州公文到来，便要提取我父子二人解送官司。听得你



在庄后敲门，此时已有八九个士兵在前面草厅上；续后不见了，不知怎地赶出去了。到三更时候，又有二百余人把庄门开了，将我搭扶上轿抬了，教你兄弟四郎收拾了箱笼，放火烧了庄院。那时不繇我问个缘繇，迳来到这里。”宋江道：“今日父子团圆相见，皆赖众兄弟之力也！”叫兄弟宋清拜谢了众头领。晁盖众人都来参拜宋太公，已毕；一面杀牛宰马，且做庆喜筵席，作贺宋公明父子团圆。当日尽欢方散。次日又排筵席贺喜。大小头领尽皆欢喜。第三日，晁盖又梯已备个筵席，庆贺宋江父子完聚。忽然感动公孙胜一个念头：思忆老母在蓟州离家日久了，未知如何。众人饮酒之时，只见公孙胜起身对众头领说道：“感蒙众位豪杰相待贫道许多时，恩同骨肉；只是贫道自从跟着晁头领到山，逐日宴乐，一向不曾还乡看视老母；亦恐我真入本师悬望。欲待回乡省视一遭。暂别众头领三五个月，再回来相见，以满贫道之愿，免致老母念悬望。”晁盖道：“向日已闻先生所言：令堂在北方无人侍奉。今既如此说时，难以阻挡；只是不忍分别。虽然要行，且待来日相送。”公孙胜谢了。当日尽醉方散，各自归房安歇。次日早，就关下排了筵席，与公孙胜饯行。且说公孙胜依旧做云游道人打扮了，腰里腰包肚包，背上雌雄宝剑，肩膊上挂着棕笠，手中拿把壳扇，便下山来。众头领接住，就关下筵席，各各把盏送别。饯行已遍，晁盖道：“一清先生，此去难留，不可失信。本是不容先生去，只是老尊堂在上，不敢阻挡。百日之外，专望鹤驾降临，切不可爽约。”公孙胜道：“重蒙列位头领看待久，贫道岂敢失；回家参过本师真人，安顿了老母，便回山寨。”宋江道：“先生何不将带



几个人去，一发就搬取老尊堂上山？早晚也得侍奉。”公孙胜道：“老母平生只爱清幽，吃不得惊，因此不敢取来。家中自有田产山庄，老母自能料理。贫道只去省视一遭便来。再得聚义。”宋江道：“既然如此，专听尊命。只望早早降临为幸。”晁盖取出一盘黄白之资相送。公孙胜道：“不消许多，但穀盘缠足矣。”晁盖定教收了一半。打拴在腰包里，打个稽首，别了众人，过金沙滩便行，望蓟州去了。众头领席散，待山上，只见黑旋风李逵就关下放声大哭起来。宋江连忙问道：“兄弟，你如何烦恼？”李逵哭道：“干鸟气么！这个也取爷，那个也望娘，偏铁牛是土掘坑里钻出来的！”晁盖便问道：“你如今待要怎地？”李逵道：“我只有一个老娘在家里。我的哥哥又在别人家做长工，如何养我娘快乐？我要去取他来，这里快乐几时也好。”晁盖道：“兄弟说得是；我差几个人同你去取了上来，也是十分好事。”宋江便道：“使不得！李家兄弟生性不好，回乡去必然有失。若是教人和他去，亦是不好。况他性如烈火，到路上必有冲撞。他又在江州杀了许多人，那个不认得他是黑旋风？这几时官司如何不行移文书到那里了！必然原籍追捕。——你又形貌凶恶，倘有失，路程遥远，恐难得知。你且过几时，打听得平静了，去取未迟。”李逵焦躁，叫道：“哥哥！你也是个不平心的人！你的爷便要取上山来快活，我的娘由他在村里受苦！兀的不是气破了铁牛肚子！”宋江道：“兄弟，你不要焦躁。既是要去取娘，只依我三件事，便放你去。”李逵道：“你且说那三件事？”宋江点两个指头，说出这三件事来，有分教；李逵施为撼地摇天手，来爬山跳涧虫。毕竟宋江对李逵说出



那三件事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假李逵剪径劫单身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

话说李逵道：“哥哥，你且说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水县搬母亲，第一件，径回，不可酒。第二件，因你性急，谁肯和你同去，你只自悄悄地取了娘便来。第三件，你使的那两把板斧，休要带去，路上小心在意，早去早回。”李逵道：“这三件事有甚么依不得！哥哥放心。我只今日便行。我也不住了。”当下李逵拽扎得爽利，只跨一口腰刀，提条朴刀，带了一锭大银，三五个小银子，了几杯酒，唱个大喏，别了众人，便下山来，过金沙滩去了。晁盖，宋江与众头领送行已罢。回到大寨里聚义厅上坐定。宋江放心不下。对众人说道：“李逵这个兄弟此去必然有失；不知众兄弟们谁是他乡中人。可与他那里探听个消息。”杜迁便道：“只有朱贵原是沂江沂水县人，与他是乡里。”宋江听罢，说道：“我忘了。前日在白龙庙聚会时。李逵已自认得朱贵是同乡人。”宋江便着人去请朱贵。小喽罗飞奔下山来。直至店里，请得朱贵到来。宋江道：“今有李逵兄弟前往家乡搬取老母，因他酒性不好，为此不肯差人与他同去。诚恐路上有失，今知贤弟是他乡中人，你可去他那里探听走一遭。”朱贵答道：“小弟是沂州沂水县人。见有一个兄弟唤做朱富，在本县西门外开着个酒店，这李逵，他是本县百丈村董店东住；有个哥哥唤做李达，专与人家做长工。这李逵自小凶顽，因打死了人，逃走在



江湖上，一向不曾回家。如今着小弟去那里探听也不妨，只怕店里无人看管。小弟也多时不曾还乡，亦就要回家探望兄弟一遭。”宋江道：“这个看店不必你忧心，我自教侯健，石勇，替你暂管几时。”朱贵领了这言语，相辞了众头领下山来，便走到店里，收拾包里，交割面与石勇，侯健，自奔沂州去了。这里宋江与晁盖在寨中每日筵席，饮酒快乐，与吴学究看习天书，不在话下。且说李逵独自一个离了梁山泊，取路来到沂水县界。于路李逵端的不酒，因此不惹事，无有话说。行至沂水县西门外，见一簇围着榜搅看，李逵也立在人丛中，听得读榜上道：“第一名，正贼宋江，系郓城县人。第二名，从贼戴宗，系江州两院押狱。第三名，从贼李逵，系沂江沂水县人。”李逵在背后听了，正待指手画脚，没做奈何处，只见一个人抢向前来，拦腰抱住，叫道：“张大哥！你在这里做甚么？”李逵扭过身看时，认得是早地忽律朱贵。李逵问道：“你如何也来在这里？”朱贵道：“你且跟我说话。”两个一同来西门外近村一个酒店内，直入到后面一间静房中坐了。朱贵指着李逵，道：“你好大胆！那榜上明明写着赏一万贯钱捉宋江，五千贯捉戴宗，三千贯捉李逵，你如何立在那里看榜？倘或被眼疾手快的拿了送官，如之奈何！宋公明哥哥只怕你惹事，不肯教人和你同来；又怕你到这里做出怪来，续后特使我赶来探听你的消息。我迟下山来一日，又先到你一日，你如何今日到这里？”李逵道：“便是哥哥分付，教我不要酒，以此路上走得慢了。你如何认得这个酒店里？你是这里人？家在那里住？”朱贵道：“这个酒店便是我兄弟朱富家里。我原是此间人。因在江湖上做



客，消折了本钱，就于梁山泊落草，今次方回。”便叫兄弟朱富来与李逵相见了。朱富置酒款待李逵。李逵道：“哥哥分付，教我不要酒；今日我已到乡里了，便两碗儿，打甚么要紧！朱贵不敢阻挡他，由他。当夜直到四更时分。安排些饭食，李逵了，趁五更晓星残月，霞光明朗，便投村里去。朱贵分付道：“休从小路去。只从大朴树转弯，投东大路，一直往百丈村去，便是董店东。快取了母亲，和你早回山寨去。”李逵道：“我自从小路去，不从大路去！谁耐烦！”朱贵道：“小路走，多大虫；又有乘势夺包里的剪径贼人。”李逵应道：“我怕甚鸟！”戴上毡笠儿，提了朴刀，跨了腰刀，别了朱贵，朱富，便出门投百丈村来。约行了十数里，天色渐渐微明，去那露草之中，赶出一只白兔儿来，望前路去了。李逵赶了一直，笑道：“那畜生倒引了我一程路！”正走之间，只见前面有五十来株大树丛杂，时值新秋，叶儿正红。李逵来到树林边厢，只见转过一条大汉，喝道：“是会的留下买路钱，免得夺了包里！”李逵看那人时，戴一顶红绢抓儿头巾，穿一领粗布衲袄，手里拿着两把板斧，把黑墨搽在脸上。李逵见了，大喝一声：“你这厮是甚么鸟人，敢在这里剪径！”那汉道：“若问我名字，吓碎你的心胆！老爷叫做黑旋风！你留下买路钱并包里，便饶了你性命，容你过去！”李逵大笑道：“没有娘鸟兴！你这厮是甚么人，那里来的，也学老爷名目，在这里胡行！”李逵挺起手中朴刀奔那汉。那汉那里抵当得住，待要走。早被李逵腿股上一朴刀，搠翻在地，一脚踏住胸脯，喝道：“认得老爷么？”那汉在地下叫道：“爷爷！饶你孩儿性命！”李逵道：“我正是江湖上的好汉黑旋

